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声音抚摸深圳/晓昱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ISBN 7-218-03196-X

I. 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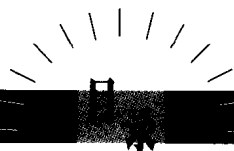
II. 晓…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0 印张
版 次	2000 年1 月第1 版第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18-03196-X/I·388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出走深圳.....1

第二章 漂 泊.....19

趴在车顶进了深圳

在路上

黑暗里的花季

“小姐”的哲学

我拎着箱子在深圳走来走去

晓昱体验：体验漂泊

第三章 一夜成名.....55

股海生波

喝头啖汤的地产商

一半在阳光里，一半在阴影里

蔚蓝色诡计

意外的简单

第四章 飞跃的羚羊·····95

生命的平台

从勤杂工到书法家

最伟大的推销员

窗台上那一株富贵竹

第五章 流水人生·····123

晓昱体验：做了一天打工妹

工厂里的爱

第六章 “真正”的深圳人 ·····143

深圳的土著

我不知道，风朝哪一个方向吹

快乐与痛苦的边缘

第七章 爱在别处·····171

爱在这里迷了路

爱的艺术

今天是她的生日

欢场沉浮，爱又如何



赌输了的“阿二”

金色的婚姻

第八章

来来往往.....221

第九章

户口里的人生.....237

晓昱体验：迪厅被困记

第十章

痕迹.....251

第十一章

城市表情.....267

生存意识 市场机制 生活方式 素质

浮躁 放纵 安全感

附录.....289

《心夜航班》节目资料《深圳人眼中的深圳人》

《心夜航班》来信选登

告别的话.....299



第一章 出走深圳

先讲两个听来的故事吧。

一日，警察抓住一名小偷，其上衣口袋里装有一封尚未寄出的给内地女友的信：“我已经到了深圳。这个城市里的人都很有钱。男的个个手拿大哥大，女的个个穿金带银，满街跑的都是靓车。我也找到了工作，我的工作白天睡觉，晚上上班。随后给你寄钱回去。记住，都是电汇。”写罢此信，他上街行窃，被当场抓获。

话说一“三陪女”到深圳后，发现“形势一片大好”，欣喜至极。奔到邮局发了一封电报给女友，上曰：“此地人傻、钱多、速来！”

当我们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也许我们需要聆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多人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一种风潮，因为什么？很多年以来，谈论起到深圳的原因，社会上总是盛传着两种说法：淘金和逃婚。我不能否认，对金钱的追逐和对感情的逃避的确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态，但我觉得这似乎更像是一些远远地望着这座城市或是浮在城市表面的人的简单总结。我把它理解为一次出走，一次集体出走。这种出走意味着他对旧地、旧事、旧人的一种否定、失望、背叛，以及对新生活的一种探求。当生存出现危机，当精神出现危机时，寻求改变是一种本能，我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我们只是在积攒一种勇气。而深圳则是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渴望的视野里。城市与人群一拍即合。

在很多人选择深圳之前，对它的知识都只是道听途说，或者浮光掠影地看到一些。是什么使它从众多的城市里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梦想王国呢？仅仅因为一个字——“新”。它是迥乎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新城市。这个受到政策倾斜眷顾的城市无论在经济模式，还是意

第一章 出走深圳

意识形态方面引发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冲击波。深圳最大的魅力是为人们提供了人生最大变数的可能。它孕育了无数的机会，机会能为我们带来财富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也因为“新”，我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告别过去，包括失败和压抑。

一块诱人的大蛋糕摆在了饥饿的人群面前。

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自由的空间，一切将重新开始，让我们出发吧！

——有一天，我正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碰到了我同学。她问我想不想跟她去深圳，那时候对我来说去哪儿都无所谓，只要离开我的男朋友，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在80年代的时候，那么多的城市里只有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它可以不在乎你的过去，它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那么多人就能在深圳飞黄腾达，确实让我心动。

——内地的企业干部不是在干事业，而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做游戏。

——我那时想，深圳是一个美得不得了的天堂吧！

——在那个环境中我快要窒息了，我所有的个性都将被埋没了。我要逃离那里，到一个新鲜、自由的地方。

——就是赶潮流呗，大家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打工很好玩的。

——只是三分钱一个蒸饭，我都掏不出钱来。我就跟妈妈说，我不上学了，我去打工。

——来深圳仅仅是因为一张报纸和一首歌的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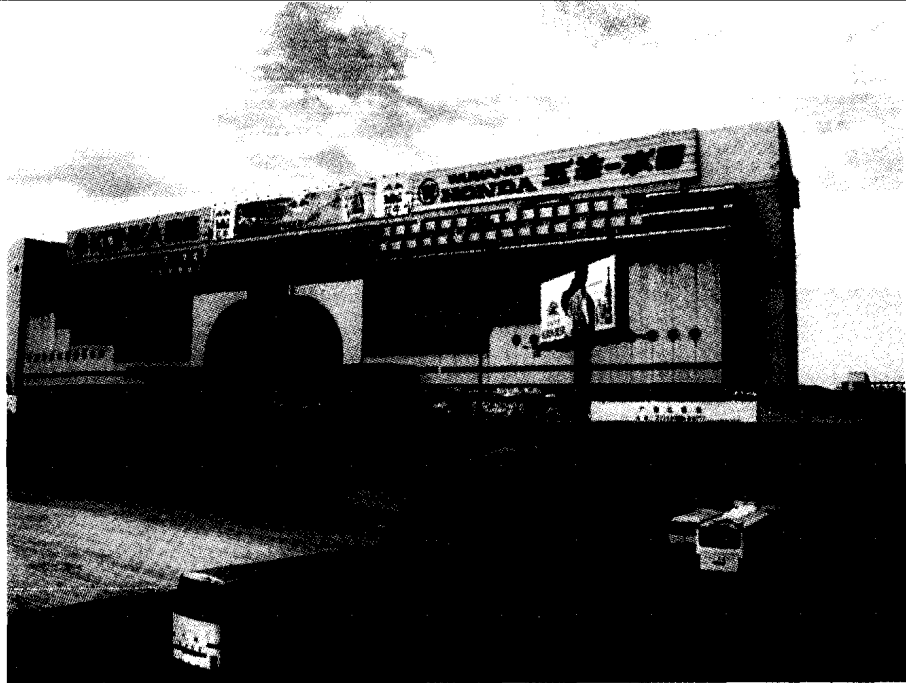
——我不能让孩子将来也过我们这样的生活，受这么多的苦。

——因为它很干净，因为它可以看到香港电视，我就来了。

——由不得我选择，我爸爸调干过来，我们全家也只好跟过来了。

——在一个你已经可以看得到未来的地方呆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先让我把自己当做一块小砖头抛引那些“玉”吧。



深圳火车站——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模式，从这里延伸……

我来深圳的理由很简单，但过程很曲折。1994年的春天，我还是中山大学一位等待分配的大学生。侥幸因为临时抱佛脚的一点小聪明，在大学4年中竟然连年获得奖学金，最后还被评为优秀毕业生。比起我那些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同窗来说，实在有些惭愧。所幸大学期间我本也不以此为荣，倒是对在校广播站做节目，到广东音乐台客串节目，参加社团活动，交游高年级朋友这类杂事兴致盎然，典型的不务正业。不过，“优秀毕业生”的称号确实可以带来不少实惠，除了分配时不用分回原籍，挑选单位时有了更多的砝码以外，还免掉了付给学校的培养费，好几千元呢。

那时候，我那些外地生源的同学们削尖了脑袋也想留在广州，最下策也要留在珠江三角洲吧。我喜欢广东，不说别的，就凭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裙子，从早到晚都有好吃的，还有那些无处不在的开放。可是我又很不喜欢广州，城市里永远充满着刺鼻的废气，拥挤的人流，还有没完没了的塞车。夹杂在操着“鸟语”、不大修边幅的人丛里，总有种生

第一章 出走深圳

活在别人城市里的感觉。好像我们这些“北佬”的存在抢了广东人的饭碗。

这之前，我去了趟深圳。只第一眼，我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因为这里有漂亮的街道、漂亮的人群。走在深圳的街道上，我竟然生出某种从容、亲切之感。当然这种爱来得实在有些肤浅。不过，后来的岁月证明，深圳确实是全中国最具有包容性的城市。无所谓谁是这里的主人，又仿佛谁都是这里的主人，只要你愿意。

那段时间我很痛苦，因为我的选择要受到爱情的牵制。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忠于爱情，我应该回到原籍。可是等待我的将是可以预知的未来，大略是找一份过得去的工作，不出两三年结婚、生子。生命在拖沓的办事效率、陈旧的用人机制、一潭死水的生活里老去枯萎。我曾经一度很执著地以为为了爱情可以放弃想要的生活。所以我毅然在分配的最关键阶段作消极状。为了逃避诱惑，当班里的女生每天像花蝴蝶一样飞舞在系办、用人单位之间的时候，我却抱着书本穿行在图书馆与课室之间。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深圳商业电台来招考的消息。喜欢的城市、喜欢的职业，怎么办？那一晚，我辗转反侧，想去考试，可又怕考上了会与我的爱情背道而驰。我害怕选择的痛楚。在同学们的劝导和挑战自我的驱使下我还是去应试了。结果，考上了。考中并没有带给我成功的愉悦，却带来了更大的困惑。

无助中，我试图寻找爱情的回应与支持，结果得到的只是深深的失望。爱情和事业的拉锯战扯得我精疲力尽，伤痕累累。每一个夜晚，我的情感战胜了理智，可一到白天，外界的一切却又完全向相反方向迈进。深圳离我越来越近。

随着最后拍板日子的临近，那种巨大的恐慌感深深地攫住了我，为爱情我做了最后的挣扎。我想，赶快回家乡落实了工作就可以抵御广东的诱惑了。我独自跑到售票处，在拥挤的人群中终于买到一张回家的车票。浑身臭汗地杀出重围的时候，天开始下起小雨，我骑车返回学校的



途中，想着真的要和自己的理想告别，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我的行为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而学校也因为我擅自离校要追究责任，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更为可悲的是内地缓慢的效率、事事都要靠关系的原则并不因为我的急切和优秀而改变，我的工作迟迟得不到落实。也因为我对空中楼阁式爱情的重新思考，终于，我还是来了深圳，在单位给我的最后期限。

只差一点，我就和深圳擦肩而过。当我再次踏上深圳的土地时，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别了，没有想像空间的生活；别了，我的初恋。一切将在深圳重新启航。

在深圳，我如愿以偿地做了深圳广播电台《心夜航班》节目的主持人。通过一次次与听众朋友的倾心交谈，我结识了一大批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深圳人，并有幸听到了许多他们深藏于心的故事……

接下来深圳人将陆续登场。我要介绍你认识的第一位朋友叫韩若风，他曾经是全国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里的高材生，而且还是那种又红又专的学生。这个在传统教育模式里培养出来的典型的好学生，在他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却做了一个叛逆的抉择。

韩若风，男，1988年研究生毕业离开北京到深圳，现为某公司经理。

那是在1988年吧，我在这所令无数人神往的学校里度过了8年的时光之后，开始面临人生的又一重大选择。我成绩优秀，是共产党员，又是班干部，这一大堆的资本已经预示着一个光明的前景。何况我多年的女友也已留在北京工作，众望所归我应该留校。可是当真的如愿以偿接到留校通知时，我心里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一点点地坠落。大约有半年时间，我都有些不甘心，在心底里好像总有一个小声音在问我，你真的要在这个精神监狱里住一辈子吗？学生们都管我们学校叫精神监狱。（笑）也许你觉得我这种感觉不可思议，但真的是这样。在这里读书压力很大，主要是竞争激烈，可能全中国的第一名都集中到这来了，谁都想出人头地，况且我们工科学生的负担本身就很重。每年都有一两个精神崩溃自

第一章 出走深圳

杀的人。

我当年考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大家都在报名，你不考就显得你很没本事似的。考完后感觉极差，不该丢的分也丢了，信心降到了零点。我甚至准备跟女朋友分手，她是研究生，我要是本科生怎么般配呢。侥幸我还是考上了。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存在一些问题。除了学业上的压力以外，政治上的压力也很重。学校整天把“政治上要上进”挂在嘴边。我们学校比其他学校更“左”一点，每个星期都有政治学习。我们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能竖着耳朵听上面的。每个年级都有党支部，还有党员培训，大家都以能进培训班为荣，没进去的就会有种被党抛弃了的感觉。好像是一个磁场，主动也罢、被动也罢，都会被吸过去。8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思想慢慢解放，而我们却锁定在学校划定的这个圈子里，不能越雷池一步。

学校的领导一有机会就在大会小会上宣扬，说我们学校的某某校友现在有了很大成就，某某做了国家什么部的部长等等。当然我们听了挺自豪的，但是反过来一想，我们还是小卒一个，甚至有的同学校庆的时候都不敢回去。其实也不是说学校不应该这样做，只是太过了。我们只希望学校能给我们一杆枪，让我们自由地到森林里去觅食。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上了研究生，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就总是在想，这么多年，我取得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荣誉，但是我又付出了多少代价呢，这样做值吗？

做完毕业论文，我有充裕的时间考虑未来。我突然害怕起来，想到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将为了从助教、讲师升到副教授、教授而奋斗；而我结婚后要为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子等上许多年。我们教研室还规定我多少年内不能出国，多少年内不能调工作。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呢？说到底，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在那个环境中快窒息了，再呆下去我所有的个性都将被埋没了。我要逃离这里，到一个新鲜、自由的地方去。



1988年4月份，趁我的女友不在北京，我联系了一家深圳的单位，是做一个项目。就像发生了一场政变，一场人生的政变。学校大为恼火，我的女朋友回来后也无法接受，但这一切都无法动摇我的决心。我从来也没有去过深圳，以前只是听我的一个广州同学说过南方比北方好。我到图书馆查过《深圳特区报》，惟一的印象就是一张罗湖火车站的照片，人从窗户里爬进火车，乱七八糟的。我只是想那是一个新开发的地方，那里有我的希望。

也许一开始我就把你带入了一个沉重的氛围。在韩若风的选择里，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之后的爆发。回顾你我受教育的历程，其实我们都有韩若风的体验，只不过是程度的不同而已。此刻在我的面前，突然跳出两个字——“淹没”。我们的教育模式不是激发了我们身上的潜能，而是淹没了我们的个性，淹没了我们对生活的追求，淹没了我们思考的能力甚至意识。也许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未自主过，大到对生活道路的选择，如上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小到交什么样的朋友，穿什么样的衣服……社会、学校、家庭已经有了一种定式。在重重的包围里我们长成了同一个样子。我们太习惯于接受“存在”，我们脑袋里已经有太多关于“你的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的言论，我们挣扎的能力一再退化。可是有一天紧闭的门突然开了条缝，有清新的风溜进来，心有不甘的人们一定会朝那亮光走过去的。其实人们去不去深圳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逃离当下。

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教育体制的问题，但并不仅此，在读完接下来的林华和王兰蕙的讲述之后，或者你会有更深的认识。

林华，女，1954年生，1986年离开辽宁到深圳，现在某公司任职。

像我这样的人也许是不适合到深圳来的。我没有赚钱的欲望，也没有对地位的渴求，其实我就是个没什么明确目标的人。而且我从小就很害怕竞争，更谈不上什么竞争力。但是1986年的时候我居然就一门心思地想来深圳，而且真的就来了。

第一章 出走深圳

我很不喜欢以前的生活。工作很闷，生活也很闷。我在一家国有企业里做技术干部。但是我总觉得人们把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工作没有真正的内容。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我的未来，不过是年复一年地重复这单调的生活。

我离开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我一直都不喜欢我那个家，空气里都能嗅到压抑的味道。我父母一直都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谁也不敢得罪，凡事都要退让三分。我爸总觉得我像“文化大革命”中的猴皮小将，造反精神太强。其实你看我算什么呀，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我就是在那样封闭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从小就不快乐，要活得小心翼翼，要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

那年我已经30多岁了，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在内地，嫁不出去的女人总会被人指指点点。我的身后好像总是充满了狐疑的眼光。我觉得我处处都在受限制，在家、在单位，我就想找一个不受限制的地方，远远地躲开他们。

80年代的时候，那么多的城市里，只有深圳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它可以不在乎你的过去，它没有那么多的限制，至少你可以有碗饭吃。而且我总得到那儿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1986年，我办了停薪留职，稀里糊涂背上包就来了。

当火车缓缓驶出站台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轻松了，就觉得所有的压力都烟消云散了，所有的不快乐都像身后那座城市一样越来越远了。毕竟他们鞭长莫及，我终于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了，我情不自禁哼起了歌谣。

王兰蕙，女，1946年生，1989年从武汉一家大型企业辞职来到深圳，现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任部门经理。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过去我在国防单位工作的时候，常年出差在外，说出来可能你都不信，一年365天我有280天以上在外头。我们厂做一种环保产品，每年两季的广交会，各种各样的展销会我都要去。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可以为了国家、为了事业放弃自己的利益。拼命工作的结



果就是对家里、孩子都有很大损失。我在单位年年是先进，但是一到分房子的时候就没我的份了。理由是我是个女的，而且是单职工。后来还是看在我多次获奖的情况下破例给我分了房子。这房子现在你们听了可能很可笑，14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在外面搭了个小厨房。我儿子当时也上初中了，一家人就挤在一起。

随着我儿子慢慢地长大，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沉重，我过去欠他的太多，现在应该给他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当时我们单位也想提我做这样那样的干部，但是我觉得在内地的企业当干部不是干事业，而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做游戏。厂领导不是想办法解决产品问题，而是为争权夺利煞费苦心。正好这时深圳有个公司招聘，我就以身体不好为由办了病退。

对深圳我倒不陌生，1979年我第一次来过深圳，以后参加交易会也经常来。那时候深圳大搞建设是一片黄烟，到处都在破土动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家也不觉得苦，干得非常有味。那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生命力强，给人一种向上的感觉。

1989年，王兰蕙选择深圳的时候是43岁。43岁，是很多女人的生活重心已经移到了家里，工作只是为了生存和打发时间，生活变得越来越安定也越来越平庸的时候，而王兰蕙却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在一大群的年轻人中间开始了自己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每个人都是渴望自由的，当他们被家庭、被社会紧紧束缚的时候，他们是多么想挣脱这个包围，又都是多么渴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可是他们的才华被淹没在无聊的工作中，消耗在无谓的人事纠葛中。有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人们可以漠视经济上的回报，但没有人可以漠视精神上的重视。当一个人的付出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当一个人的抱负无以施展……这里已不单是教育的问题，还有企业机制、生活模式、个人价值、社会观念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鲁迅有句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对于一些出不了国或者不想出国，可是又想求变的人来讲，深圳是国内最有吸引力的选择。我们实在太需要一个广阔的

第一章 出走深圳

空间了，我们实在太害怕一成不变。至少在很多人的想像里，深圳是一座跟所有内地城市都不一样的地方。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分析“出走”深圳的人的来源，有没有一定特征，比如地域性特征。在很多深圳人的印象里，靠近广东、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的人会相应多些。如湖南、江西、四川等。现在想想，来深圳这么多年，认识了很多，倒真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有，除了西藏吧。不过当我听说拿着上海户口的小伙子宋牧跑到深圳来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好奇心更重些。我总觉得从一个很多人都削尖了脑袋想钻进去的地方跑出来是件耐人寻味的事。

雄踞罗湖商业中心的国贸大厦和发展中心大厦是不少深圳创业者的信心和骄傲。





宋牧，1968年生，在山东长大，大学毕业后分入上海一家医院。1994年离开上海到深圳，现在某公司任业务主管。

我很不愿意回忆上海。如果不是今天你问我，可能我很久都不愿触及它，对于我而言，那是一个灰色地带。

我现在一根烟也不抽，在上海我每天要抽两包烟，不是我烟瘾大，是烦的。我是学医的，大学毕业那年上海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到我们那儿招人，只招了两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当时很高兴，上海嘛，国际化大都市谁不想去？我跟另外一个研究生是最受宠的，两个人住一间房，挤在一个小阁楼里。夏天太阳当头照，热得像个蒸笼；冬天雪花都可以飘进来，冷得像个冰窟。进门就要躺在床上，起床穿衣服头要顶着天花板。我居然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了3年，连我自己都佩服我的耐性，同屋的人早就逃了。

我所在的科是医学影像科，工作很简单。每天8点半上班，11点半吃饭。中午大家就打牌，下午又上班。周而复始，你发觉自己原来的梦想在一点点被吞噬。这就是我盼望的高节奏、高效益的工作吗？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我难以接受，我从来第一天起就想摆脱，摆脱这个鬼地方。

那段时间我总有一种错位的感觉，我突然在想，我是谁？这么多年我有没有自主过？学医是父母的主意，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有一天，我再也无法忍耐下去，决定彻底告别过去。

告别过去是否要以告别一座城市为标志？在我看来，宋牧完全可以在上海寻找另一个位置开始新的生活，正如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的，上海和深圳是中国目前最好的两座城市，但是他舍近求远地选择了深圳。当我把我的疑问提出来时，宋牧沉思了片刻。

我想任何东西都是源于一种利益吧！不知道你是否这样认为，在我的感觉里深圳是一个很破烂的小地方，它需要很多人去收拾它，所以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我一到深圳就进入了深南大道，那么漂亮的一条路，绿树成荫、高楼林立。上海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一下子就喜欢上

第一章 出走深圳

了深圳。回来我就辞了职。怎么说呢？我也不能给自己戴什么高帽子，我当时是一种冒险。我的心里也很害怕，甚至是恐惧。前途一片茫然，我惟一的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找到一个月薪1000块钱的工作。1994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工资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基本工资164块几毛几分，加上别的也就300多块吧。在上海还有一种感觉很强烈，那始终是一座别人的城市。在语言上首先有障碍，然后还有上海人或轻或重的排斥。虽然他们也是那样和气地冲你笑着，但我分明可以感受到那笑容后面的距离，难以逾越的距离。

那几年的生活是对我心灵的一种煎熬。我没敢把辞职的事告诉家里，他们好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为我是单位派过去的。

每天几十万的运送量，大概中国任何铁路车站都没有心理准备。



“穷则思变”可能是对宋牧最好的解释了，当然“穷”的含义并不局限于经济。我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宋牧的选择，更多地感到的是他“生活在别人的城市里”的无奈。每个城市的包容力并不一样。在白纸上画图毕竟比在人丛里杀出一条血路容易得多吧，也许生活在哪一座城市里最好的定义是你能否做这座城市的主人。

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群人，他们不一定有那么多关于人生价值的思考，只是因为要发达，要淘金，或者只是为了生存。